

法轮功学员美国首府游行 揭露中共迫害

【明慧网】2017年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盛大游行。游行队伍分为三个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及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队伍从国会山西草坪出发，沿宾西法尼亚大道前行，途经15街及宪法大道，最后抵达华盛顿纪念碑的西北侧。

游行中揭露中共的罪恶，也让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了法轮功，知道了“真善忍”的美好。每年7月20日前后，法轮功学员都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和烛光夜悼等活动，呼吁各界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早日结束这场浩劫。◇



图1：在林肯纪念堂与倒影池广场之间的空地上，数千支蜡烛排成的“真善忍”三个大字，在夜幕中熠熠生辉。图2：于敬女士看着燃烧的蜡烛，陷入了沉思。她说，特别怀念几天前刚刚在天津武清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杨王永。图3：来自辽宁的十六岁女孩徐鑫洋手捧父亲徐大为的遗像。徐大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冤判八年监禁，出狱后十三天离世。

美首都烛光夜悼 呼吁制止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晚，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点燃蜡烛，静静地端坐，悼念过去十八年来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于敬女士看着燃烧的蜡烛，不禁陷入了沉思。她说，特别怀念几天前刚刚在天津武清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杨王永。现在杨永的

妻子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来自中国辽宁省的法轮功学员迟丽华和女儿徐鑫洋点燃手中的蜡烛，母女俩眼中噙着泪水。迟丽华的丈夫徐大为因为印刷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抓捕，被判刑八年。二零零九年，刑满释放的徐大为骨瘦如柴、满身伤痕、精神恍惚，回家十三天就去世了。迟丽华的父亲、哥哥和母亲也在担惊受怕中相继离世。二零一三年，

无处藏身的迟丽华带着女儿徐鑫洋，被迫逃离中国。

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四千一百一十四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来自马里兰州父女俩来到法轮功学员夜悼的地方，父亲说，林肯纪念堂，很多事件从这里开启。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集会，希望他们能改变中国，制止那里的迫害。◇

曾遭非法劳教、酷刑折磨 沈阳工程师控告元凶

【明慧网】辽宁省沈阳市工程师胡林（男，时年43岁），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胡林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在教养院里被迫害的事实：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沈阳市皇姑区淮河派出所。几个月后，我遭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沈阳张士教养院。

在沈阳张士教养院和洗脑班遭受多种酷刑折磨

张士教养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由程殿坤（张士教养院政委）全面负责，宋百顺（张士五大队教导员）、史凤友（张士洗脑班的主要负责人）是主要执行人和打手。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种种酷刑长时间折磨。我因不放弃信仰，遭受过多种酷刑，主要如下：

毒打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送到在沈阳市铁西区精神病院办的洗脑班。我因绝食抵制迫害，史凤友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嘴角流血。又让人将我按到床上，用叠在一起的床板猛击我臀部，床板折断，臀部被打成紫黑色。

还有一次，因我拒绝蹲着，十来个人将我强行按到地上，多人像疯了一样用脚猛踢我的大腿跟部，踢成紫黑色。

捆绑

二零零一年七月，在沈阳市铁西区精神病院洗脑班，十来个人一起动手，把我按到地上，双腿伸直，将我后背向下压，几乎与腿挨在一起，然后用床单把我的上身与腿牢牢绑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这样绑了大概几个小时，当时痛苦程度无法想象，真是生不如死。

长时间罚蹲、罚站

这是张士洗脑班经常采用的邪



中共劳教所酷刑演示：捆绑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恶手段之一，我多次遭此酷刑折磨。强迫我长时间蹲着，有时连续蹲一宿，甚至更长时间。吃饭时也不让起来，蹲着吃。有时强迫我长时间站着或头顶墙站着，一站一宿，有时困的迷糊过去了，差点摔倒。

电棍电击

二零零二年九月，因我拒绝按手印，在张士教养院四大队生产车间，警察史凤友伙同另一名警察，当着全大队一百多人和警察的面，将我用绳子绑住按倒，用电棍电击我的头部及其它部位。与我同在一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刘宪勇劝其停止行恶，史凤友上前将刘宪勇踹倒，命令普教将他绑上，对他进行长时间电击。

野蛮灌食

为抗议对我长期酷刑折磨和强制洗脑，我绝食抵制迫害。在五大队，我连续绝食二十天，每天对我进行两次野蛮灌食。警察指使犯人将我强行按住，将管子从鼻孔插入胃中，有几次可能插

到气管里了，我感到喘不上气，险些窒息而死。后来将我转到一大队，灌食方式更加野蛮。十来个犯人把我强行按在地上，用钢匙、筷子把嘴撬开，大雪碧瓶子剪去一半插进嘴里，在玉米糊中放了大量食盐，连续往里灌，我险些窒息死亡。法轮功学员陈松、刘宪勇都曾被野蛮灌食。

剥夺睡眠

我曾连续多日每天半夜两、三点钟才让睡觉，早上五点钟就得起来。二零零二年十月左右，在张士小楼，在史凤友的授意下，连续十五天不让我睡觉，并同时强制洗脑，我一直坐着，几乎一眼未合。法轮功学员杜江和李满心也都曾连续多日不让睡觉。

多人围攻、强制洗脑

这是张士教养院最常用的邪恶手段，持续数日，天天如此，只要不转化就不停，同时伴有罚蹲、剥夺睡眠、捆绑、毒打等，对人的精神、肉体造成极大痛苦和巨大伤害。我也曾长期遭此手段折磨，几个人一组三班倒，长期、连续做我的所谓“转化”工作，强迫我与他们进行所谓“交流”，保持沉默也不行。如不转化或不配合，就长时间罚蹲、剥夺睡眠或采取其它迫害手段。

遭奴工劳役

二零零二年，我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张士教养院四大队，强迫我们和犯人一起进行奴工生产，有时干到深夜。这里生存环境、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吃着最差的饭菜、从事着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的奴工劳役。四大队主要生产一种出口的发梳和包装盒。糊盒用的胶水是一种化学制品，发出呛人的气味，这些对人体都有害。我主要是糊盒，有时也插筷子，就是将方便筷套上纸袋或塑料袋，上面印有“已消毒”的字样，其实根本就没消毒，而且很不卫生。◇